

●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

海戰秘史

长江文艺出版社

K152

N 976

法·比·荷·利 著
夏 国 政 译
傅 清 芳 校

海战秘史

第二次世界大战实录



004581

鄂新登字 05 号

海战秘史

[法]让·诺里 著

夏国政 译

傅清芳 校

长江文艺出版社·发行

(武汉市解放大道新育村 63 号)

新华书店经销

浠水县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 插页 240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5354—1155—X

1·899 定价: 7.90 元

目 录

第一章

1939 年法国海军力量居世界第三位,丘吉尔梦寐以求;英国海军司令部实施绝密计划“弹射器行动”,一万二千人的法国海军仅剩三百人……。

..... 1

第二章

“谢谢你,希特勒”,已经亡国的法国海军将士由衷地说;戴高乐轻蔑的撇了一下嘴,同时流出悲伤的眼泪,一个舰长的故事就此完结。..... 29

第三章

法国海军中将临危受命,米利兹耶力不从心;伦敦街头出现一群示威的自由法国海军将士,戴高乐将法国海军玩弄于股掌之间。..... 65

第四章

达喀尔总督誓死保卫达喀尔;戴高乐在宽阔的海域漂流,终于被太阳出卖;一首《马赛曲》飘荡在海面上,血泪冲散了海水的咸味..... 82

第五章

大西洋笼罩在恐怖之中,智慧号与红宝石号潜艇的两种命运;戴高乐骂了一句中国话“婊子养

的”，却打不出最后一张牌。…………… 119

第六章

希特勒输掉了一场不敢进行的战斗，从海底发起的袭击使希特勒大伤脑筋；早上七点，一阵枪声响了起来…………… 147

第七章

在北冰洋行进如履薄冰，残酷的冬季，使英美、俄和自由法国携手，天空和海洋变成死的苍白；丘吉尔诅咒德国海军司令…………… 177

第八章

海上漂荡尸体与舰艇残骸，一个女人悲怨地呻吟“肮脏的战争啊……我痛恨你”。码头：空空荡荡…… 218

第九章

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密订“火炬作战”行动开始；被所有人羞辱过的达尔朗在陌生人面前倒下，英国国土被推到最前面…………… 238

第十章

伦敦上空响起凄厉的警报声：“海上地狱”将同盟军拖向深渊；开火，开炮，从海底响彻天空…………… 281

第十一章

希特勒的灰色海豹在大西洋瘫痪；丘吉尔得

意的叨上烟斗;“霸王作战行动计划”开始……

..... 322

第十二章

从北冰洋,大西洋到太平洋,84000海里的战线被“复仇风暴”横扫,巨人们叱咤风云,法国海军血祭海洋,希特勒引恨长叹…… .. 342

第一章

1939年法国海军力量居世界第三位，丘吉尔梦寐以求；英国海军司令部实施绝密计划“弹射器行动”，一万二千人的法国海军仅剩三百人……。

1940年7月3日。普利茅斯。

酷热难当，海军少校居伊·德·图卢兹——洛特雷克伯爵敞开丝绸睡衣大睡特睡，鼾如猪嚎。黑夜中，一只快艇发动机的轰鸣声越来越响，终于把他吵醒，使他再也无法安眠。他在床上翻来复去地折腾，感到厌烦疲倦。于是一头钻进汗湿的枕头底下，执意要让自己好睡一阵。

在西北风号驱逐舰的后甲板上，一位身着粗呢制服的值班哨兵也是浑身透湿。他把手中的枪往肩后一推，扶着栏杆欠身往舰下看去。黑暗中他一眼瞧见那只小艇向他们的舷门开了过来。

原来那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只汽艇。站在前艇的一名水兵举着红十字旗用力地挥动。皇家汽艇转了一个大弯之后，便在西北风号旁边停靠下来。一名甲板部水兵用挽钩把舷门钩住了，另一位年轻的海军中尉仰起头，慢不经心地向西北风号驱逐舰的值勤哨兵敬了个礼，然后操起法语喊道：

“你们生病的那位下士现在病情好了一些，我们把他送回来了，因为我们医院需要给伤员腾出床位……”

值勤哨兵好不厌烦地点了点头。他看了看表，指针正对着凌晨3点57分。哨兵对英国人瓮声瓮气地骂了一句粗话，然后含糊不情地说：

“行啊，中尉，我得去通知值星官一声。”

哨兵在去通知值星官之前，特地把军舰的碰垫查看了一番，生怕英国汽艇碰坏西北风号舰身的油漆。最后他拖着有气无力的脚步向航行掩蔽室走了过去。没等他走出十步之远，一群潜伏在汽艇里的英国人即静悄悄地登上西北风号驱逐舰的舷门，一位皇家海军的上尉紧握手枪领着四十多名士兵跳上了驱逐舰的后甲板。

卧舱的门被强行打开了，卧舱的灯光点亮了，只听见一个声音命令道：

“起来！跟我们走！”

图卢兹——洛特雷克从睡梦中被叫醒了，好不难受地在卧铺上坐了起来，强烈的灯光刺得他不停地眨动眼皮。紧接着，一阵闪烁性的阵痛穿透了他的全身。他伸手在枕头下面摸了摸，拿出一条手帕，然后小心翼翼地揉擦起他那灼痛而浮肿的眼睑。

最后，西北风号的舰长总算睁开了眼，看了看来人。刚才瞧见的几个模模糊糊的黑影现在已清清楚楚地呈现在他的面前。他清楚地看到，就在离他卧铺三步远之处，英国皇家海军的上尉严厉而坚决地紧握着手枪，直指他的胸膛，两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士兵握着上好刺刀的步枪，面无表情地站在上尉的身后。

图卢兹——洛特雷克一下子清醒了过来。他忘记了双眼的刺痛和身子的疲倦，愤怒地吼叫道：

“这命令是什么意思？”

这位英国人没有回答他的问题，却递给他一个信封：信封里面装着一道夺取西北风号驱逐舰的命令，上面盖着“西线接近区海军司令部”的印章。图卢兹——洛特雷克，仍然坐在自己的床铺上，慢腾腾地读着来文，然后把它往身边一撂。

“图卢兹——洛特雷克舰长！”英国军官冷漠无情地宣布道：“您已经被扣押，马上就跟我们走！”

说到这里，英国海军上尉发现图卢兹——洛特雷克已经在扫视自己的衣服，于是又补充了一句，说道：

“您不用穿军服了，就穿睡衣走吧！”

“穿睡衣走？”

“是的，先生。”

“啊？岂有此理！这怎么行！”图卢兹——洛特雷克发火了：“您滚开！到过道上去等我！”

这位英国人瞧了瞧自己的手枪，然后又看了看这位法国军官。西北风号舰长愤怒的面色使他明白，想用武器对他进行威胁是无济于事的。他耸了耸肩，只好屈从。不过为了保全面子，他又说道：

“我给您两分钟穿好衣服！”

说完，英国军官便转身走了。就在他离开舱室的同时，只听见图卢兹——洛特雷克大声喊道：

“把门关上！轻轻地关上！”

等房门轻轻关好之后，图卢兹——洛特雷克这才站起身来。在穿裤子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指挥手枪已经被英国人悄悄收走。他从容不迫地穿好衣服。虽然他表面上镇定自若，但是精神上却感到紧张痛苦。他力求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仅仅在数小时之前，皇家海军的军官们还到西北风号驱逐舰的餐厅里来喝过科尼亚克白兰地酒，法国与英国的水兵们再一次共同友好地讨论过法国被迫放下武器等悲惨事件。自1940年6月20日起，这种碰头会，这种招待会，这种谈心会每天都在进行，要末在这个高级船员餐厅，要末在那个高级船员餐厅。那一天，大约是下午7点半左右，西北风号在普利茅斯军港的德文波特锚地抛锚停泊了。军舰的上部被打开了裂缝，舰上的官兵们战斗得焦头烂额。这说明，这只军舰为了避开德军的进攻，曾经进行过多次战斗。后来，皇家海军不断地向图卢兹——洛特雷克以及其他一些同样来英国避难的法国战舰或商船上的军官和公务人员明确表示，他

们对法国海军的处境抱有兄弟般的谅解。也就是在这之前一天，西北风号的舰长去“西线接近区海军司令部”拜会时，还被当作一位患难之中的朋友而受到欢迎。

不过，这是1940年7月3日之前的事情。

1940年7月3日深夜，凌晨4点钟，由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拍板，由英国海军司令部组织的“弹身器行动”开始发动了，住在伦敦郊区别墅里的戴高乐将军对此竟一无所知。

在朴次茅斯、普利茅斯、法尔默思等军港，大约有一千四百名英国“海军陆战队”和二千来名英国海军以及数名英国步兵利用朦胧的夜色，从库房后而，从盖着蓬布的船舰旁边，从煤堆场，从卡车上，一齐向睡梦中的二百艘法国军舰发起突然袭击，要把它们缴获过去。这二百艘法国军舰中，有装甲舰两艘，驱逐舰两艘，护卫舰十三艘，布雷舰一艘，潜水艇七艘，外加八十多艘巡逻艇和扫雷艇。

这就是此次“弹射器行动”所得到的各种战利品。

驻在英国的法国海军有一万八千余人，全是德国空军和德国潜艇袭击和进攻后的幸存者。

几个星期来，他们不知疲倦地把法军中所能抢救的东西都抢救了过来。法国海军象一群巨大的密密麻麻的海上蚂蚁，先是在挪威，接着在比利时，最后在法国沿海各处，以其悲壮动人的热忱把人和物都抢救了出来。此刻，大伙耳朵里依然响着德国斯图卡机群^①刺耳的呼啸声，炸弹的爆炸声，伤员的喊叫声和垂死者的喘息声。可是这些努力毫无用处，这些牺牲令人失望，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灾难和恐怖的降临，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敌人的入侵。他们开进了这些英国海港，可是失败令他们悲伤痛苦。停战协定叫他们颓丧灰心。不过达尔朗海军上将下达的那道不让敌人逮住法国

^① 斯图卡(Stuka)，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的俯冲轰炸机。

船舰的命令他们执行了，因此法国舰队逃过了德国人的追捕。

这道命令是海军上将弗朗瓦·达尔朗在6月17日，即在他就任贝当政府的海军部长这一新职时下达的。贝当在停战前夕组成了政府，其时停战协定已迫在眉睫。那时，法国的空前灾难在一小时一小时地扩大着。在此国家民族面临末日之际，法国只有海军是唯一未遭破坏的组织单位。

法国海军力量居世界第三，一下子就变成了一种至关重要的赌注，引得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垂涎三尺。对英国和德国这两个行将单独进行无情厮杀的国家说来，法国海军是一张具有决定作用的王牌；谁要是得到这些现代化的强大的快速战舰——无论是用说服的手段还是强制的手段——谁就能把海洋绝对控制起来。

这一点，达尔朗是清楚的。不过在这位酷爱“蓄短须”的人看来，德国人的胜利已不再有任何疑问。对此，只需看看从1934年起欧洲地图上被德国军队的绿色坏疽毁掉糟蹋的那片疆域即可。任何力量未能阻止这种坏疽的蔓延。现在该轮到法国了。就在法国加速崩溃之际，达尔朗向伦敦派去两名负有秘密使命的官员。在那些令人焦虑不安的日子里，他们对英国的形势进行了观察研究。他们返回法国时的报告也认为，英国的陷落似在旦夕。

在达尔朗看来，法国海军仍将是恩特齐热将军领导下的停战委员会能够用以对抗德国装甲车和德国的苛刻条件的唯一王牌。

达尔朗满心忧郁地自吐隐情说：“法军海军即使不能再当作一支战斗武器使用，那么它也还是进行讹诈的一种手段。”

达尔朗是一位讲求实际的人。他认为阻遏德国人的手段很重要。要末德国人的条件使法国难堪，这就会迫使法国舰队站到英国人一边，要末德国人的条件能保全法国的体面，那么法国战舰就将进泊法国的海港。但是，无论如何，法国的舰只不会归附于他人，无论是敌人，或者是盟国。

达尔朗的这一立场从6月11日起就作了明确的表述。保罗·

雷诺内阁之所以急急忙忙提出辞职，就在于不想蒙受停战的耻辱。温斯顿·丘吉尔在此之前曾到布里亚勒去会晤过这位法国海军司令，而且焦虑不安地向他问道：“达尔朗，我希望您永久也不会把法国海军交出去！”达尔朗海军上将对这位英国领导人坚定地回答说：“这是不成问题的问题。那样做将违背我们法国海军的传统，也将败坏我们的声誉。”

达尔朗是一个诚恳的人。不过在这位年迈的英国政治家看来，他的真诚既不能令人信服，也不能叫人放心。丘吉尔清楚，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多少靠不住的诺言。他已经预感到，严峻的时刻，威胁和牺牲即将降临在他们国土，他们国家将孤军同轴心国进行战斗。

6月18日下午，即戴高乐将军在B·B·C·电台发出呼吁之后数小时，英国海军司令，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也到了法国的波尔多。其时法国政府中死里逃生的官员们正退到那里安营扎寨。英国海军大臣亚历山大阁下的达尔朗的办公室里等待着这位英国海军司令的到来，陪同达尔朗海军上将的还有海军准将奥方。

法德利·庞德很了解达尔朗，他也是对达尔朗不抱怀疑态度的人士之一。正如一则亲英的传奇故事所说的那样：达尔朗偶而冲着皇家海军讲的那些挖苦话与其说是发自内心的信念，不如说是为了休息逗乐。

达尔朗的真实感情，在达拉第总理从慕尼黑返回法国的时候就已经表露出来了。那一天，全法国象欢迎一位和平救星那样热烈地欢迎那位激进党领导人的返回，可是达尔朗却拒绝去布尔热宫同一位慕尼黑会议的参加者握手。

“我才不去干那种蠢事哩！”达尔朗对他参谋部的官员们说道。

那天，达尔朗面有愠色地蜷缩在沙发上，先是往烟斗里装了装烟丝，然后猛抽了几口，接着便开口说道：“大伙都以为，甚至贝当

那老头儿也以为德国人对于人们又一次让他们抢走了东西已经感到满足了。这一回是捷克人遭殃！有人以为德国人由于吞掉了欧洲就不再感到饥饿了，可我呢，我肯定，他们还想再吃一道菜，这道菜的名字就叫‘法兰西’。”

“那么英国又是什么菜呢，上将？”

“英国吗？英国是一盘葡萄干布丁，德国人是把它留着当餐后点心用的，不过他们一定会把它吃掉！德国人是一群贪得无厌的豺狼！”达尔朗回答道。

“可是，上将，我们该如何防范他们呢？”

“你们问我该如何防范？”达尔朗大声喊叫起来：“那就得打仗呀！那就得打烂德国人的狼嘴！靠涕哭哀号是期待不到和平的，是保卫不了和平的，也是得不到和平的。”

达尔朗对德国的这种主战思想，达德利·庞德爵士是一清二楚的。不过他同样清楚的是，达尔朗对英国抱有很深的怀疑。这种怀疑可以追溯到1931年。这位法国海军上将参加过当年举行的国际海军会议。会议期间，英国在美国的支持下，竭力而且令人难堪地限制法国海军的吨位，只让它与意大利的海军吨位相同，其目的是要消除一个使英国感到担忧的海上强大对手。

达德利·庞德爵士也并非不了解，达尔朗如何百折不挠，不惜一切地为法国重新建立起了一支同质的具有威慑力的海军。他现在必需不惜一切代价让这支海军不落入德国人之手，现在必需不惜一切代价让这支海军在英国港口重新集结。这就是达德利·庞德爵士此行向达尔朗提出的要求。

英国海军司令坐在丝绒沙发里，好不容易按捺了一会儿，然后清了清嗓子，接着用一种动情的声调向达尔朗讲述了英国海军部的不安心绪。

“如果德国人夺取了他们的舰只，”英国海军司令断定说：“那么英国就会不可避免地面临战败的危险！”

一般说来，达尔朗是善于控制自己的感情的，可这次他却不同寻常地冲动起来，回答说：

“上将，我以海军的诺言在这些证人面前向您庄严担保，我的舰只永远不会在万字旗下进行战斗！”

接着，达尔朗啪啪啪敲着桌子讲道：“还有，您是知道的，我已经为此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

达尔朗海军司令再次表示信守诺言。然而，对于困守孤岛处境险恶的英国人来说，这一保证显然是不够的。

“我理解英国人的态度”。达尔朗后来对他的参谋人员吐露隐情说：“处在他们那种境地，他们只会考虑他们自己，也仅仅只会考虑他们自己。而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是要考虑我们自己，也仅仅只能考虑我们法国人。”

6月18日这天，法国的整个局势越来越坏。就在那一天，西线海军司令、海军上将让·德拉博德接到奥特迈耶将军从勒恩打来的电话，告诉他，法国的陆军已完全瓦解。再也没有任何办法能够阻挡蜂涌而来的德军了。

“还有，上将，就在我现在跟您通话的当儿，我自己已经成了敌人的俘虏，他们已经在我的办公室门口布置的了哨兵。”

“可敌人怎么还让您打电话呢？”

“眼下，他们没想到陷断我的电话线。”

这是当天早晨的事情。当天傍晚，德国人就要开到布勒斯特了。其时布勒斯特港有159艘船舰要撤离，其中85艘是军舰。另外，港口的建筑设施需要炸毁或破坏，库存的石油需要烧掉。

第二天，即6月19日，当德国海军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潜水艇能手阿诺德·德拉里埃雷到布勒斯特视察港口和军火仓库时，摆在他眼前的仅有一艘侧身横卧的旧巡洋舰和几片瓦砾。

尽管天上飞满了德国斯图卡轰炸机，海上挤满了德国的潜水艇，法国的船舰仍然装满了人和物从法国的所有港口逃了出来。

然而法、英关系却在继续恶化着，尽管法国水兵作了上述拼命而英勇的努力。

6月23日，就在法国五分之三田地被德国人占领之际，英国召回了它的大使罗纳德·坎贝尔爵士以及普莱德·布弗里上校率领的海军使团。

同一天，达尔朗海军上将接到英国H·M·S·侦探号鱼雷艇送来的两封信。这两封来信可把他吓了一跳。两封信分别为英国海军部长亚历山大阁下和英国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所写。H·M·S·侦探号鱼雷艇未经法国允许，即开到法国，要把波尔多近郊港口的设施炸毁。此举当然不是为了缓解法英之间的不和。

达尔朗为了向英国人表示他们的态度如何使他火光，于是拒不见前来向他辞行的英国海军使团的团长。当时，达尔朗的耳朵里老是嗡嗡嗡嗡不停地响着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在B·B·C·电台发表讲话的声音。

那是6月22日，当天18点52分，法国与德国正要签订停战协定。几乎与此同时，英国首相在下达命令把法国军舰封锁在英国港口之后，即在电台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预言法国的全部物力财力——包括海军在内——均将落入德国之手。过了不久，戴高乐将军也在同一家电台上发表讲话，将贝当的部长们称之为“邂逅阁员”。

在达尔朗看来，当法国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准备与意大利订立停战协定的时候，英国人这样作无异是火上加油，是无视法国的困难。

“各人有各人的算盘嘛！”达尔朗低声埋怨道：“英国人哪里愿意理解绝大多数法国人不想再打仗呢！”

英国方面，正准备进行狂怒的反抗。伦敦的军人和政客们都被停战协定第八条的条文吓得目瞪口呆。该条款写道：

“法国海军除部分由其政府掌握用以保卫法国在其殖民帝国的利益之外，其他舰只均将到尚待指定的港口集结，并应在德国和意大利的监督下解除武装，遣散士兵。其集结港口将根据和平时期各舰只的船籍港而确定。德国政府庄严宣告：它在战争时期无意把在德国监督下停泊在港的法国舰队调作己用，但警戒海岸和扫除水雷所需的舰只除外。……”

“法国海军，除待确定用以保卫法国在其殖民帝国之利益的那部分舰只外，所有停泊在法国领水之外的其他军舰均应召回法国。”

这第八条可使英国海军司令部大感震惊。海军司令达德利·庞德爵士并未掩饰其焦虑心情。6月24日，他在同法国海军使团团长奥当达尔海军上将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谈话中讲道：

“达尔朗本来就不应当接受这些条件！他本来就应当要求法国舰队到法国在北非的海港去躲避嘛！”

他沉默了片刻之后，接着气愤地说道：

“现在整个法国西海岸全都掌握在德国人的手里，如果我们再让法国军舰重返船籍港，那就意味着德国人迟早要攫取法国军舰嘛！”

“可达尔朗海军上将曾经许诺，永远也不会让他们的任何一条军舰落入敌人之手！”奥当达尔怒气冲冲地说。

“我知道，他许诺过！可您能相信像希特勒这样一个人会允许他不信守诺言吗？您相信希特勒会通知达尔朗他准备哪一天干什么坏事吗？希特勒会再一次按照他的习惯，用阴谋诡计，用武力抢走你们的军舰嘛！好吧！现实点……”

海军司令好容易沉默了片刻，接着平心静气地断言道：

“再说，现在是在进行一场真正的战争。我们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丹麦被德国人打败的时候，我们又做了些什么呢？我们不是急急忙忙无所顾忌地把他们大大小小的所有船只都夺过来了嘛……”

“可我相信达尔朗的诺言！”奥当达尔坚定地反驳道。

“我也相信，By God（的确的确）！”达德利·庞德爵士发起火来了，“不过我不相信德国人会允许他履行诺言。”

也就在6月24日这一天的12点35分，达尔朗海军上将向其统率的舰只发布了最后的一道命令：

“关于用明码电报所发奇的停战协定各条款事。现在趁我还能最后一次使用密码通讯的机会向大伙说明一下我对此事的想法：

“凡被遣散的舰只仍应为法国舰只，仍应挂法国国旗，仍应由法国舰组人员驾驶，同时应停泊在法国本土或法国殖民地的港口之内。

“应采取秘密的自我破坏的防范措施，使敌人或外国人不致能用武力强占和利用我们的任何一艘军舰。

“如果负责解释协定文本的停战委员会作出不同于第一条内容的决定，那么，被遣散的军舰可自行开往美国，或者在无法逃避敌人的情况下自行凿沉。无论如何不能把舰只完好无损地交给敌人。

“由此而逃避到外国的军舰在未接到法国海军总司令的命令时，不得参与对德国或意大利的军事活动。”

达尔朗海军上将在这道命令后面署上了“格扎维埃 377 号”这是他的电报代号。这道命令尔后对法国海军的前途引出了一些悲剧性的后果。

6月25日零点35分，法国正式放下武器。

法国军舰挂起了半旗，恶运突然降临在法国海军头上。这种恶运后来延续了三年，而且留下了非常深重的创伤，即使是时间也难以使其愈合。

四天之后，当达尔朗在海军司令部作战部长奥芳准将的严肃注视下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来回踱步的时候，亮出他的思想：

“奥芳，我们将经历我们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呀。一方面是